大莊嚴論經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大莊嚴論經卷第二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（四）

復次，夫聽法者有大利益，增廣智慧，能令心意悉皆調順。

我昔曾聞，師子諸國，爾時有人，得摩尼寶大如人膝，其珠殊妙世所希有，以奉獻王。王得珠已，諦視此珠而說偈言：

「往古諸王等，　　積寶求名稱，

聚會諸賓客，　　出寶自矜高。

捨位命終時，　　捐寶而獨往，

唯有善惡業，　　隨身不捨離。

譬如蜂作蜜，　　他得自不獲，

財寶亦如是，　　資他無隨己。

往昔諸國王，　　為寶之所誑，

儲積已待他，　　無一隨己者。

吾今當自為，　　必使寶隨己，

唯佛福田中，　　造作諸功德，

隨己至後世，　　善報不朽滅。

臨當命終時，　　一切皆捨離，

舉宮室親愛，　　大臣諸猛將，

悲戀送亡者，　　至塚則還家。

象馬寶輦輿，　　珍玩及庫藏，

人民諸城郭，　　園苑快樂處，

飄然獨捨逝，　　都無隨從者。」

王說偈已即詣塔所，以此寶珠置塔帳上，其明顯照猶如大星，若日出時照王宮殿，暉曜相映倍於常明。珠之光明日日常爾，於一日中卒無光色，王怪其爾即遣人看。既至彼已不見寶珠，但見帳下血流污地，尋逐血跡至迦陀羅林，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竄伏樹間。偷珠之人當取珠時，墮帳折髀故有是血，即執此人將詣王邊。王初見時甚懷忿恚，見其傷毀復生悲愍，慈心視之而語之言：「咄哉男子！汝甚愚癡，偷佛寶珠，將來之世必墮惡趣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怪哉甚愚癡，　　無智造大惡，

如人畏杖捶，　　返受於斬害。

畏於貧窮苦，　　興此狂愚意，

不安少貧乏，　　長受無窮厄。」

爾時一臣聞是偈已，即白王言：「如王所說，真實不虛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塔為人中寶，　　愚癡輒盜竊，

斯人無量劫，　　不得值三寶。

如昔有一人，　　信心歡喜故，

耳上須曼花，　　以用奉佛塔，

人天百億劫，　　極受大快樂。

十力世尊塔，　　盜寶而自營，

以是業緣故，　　沈沒於地獄。」

復有一臣懷忿而言：「如此愚人罪咎已彰，何須呵責？宜加刑戮。」王告臣言：「莫出此語！彼人已死何須更殺？如人倒地宜應扶起。」時王即說偈言：

「此人已毀行，　　宜速拔濟之，

我當賜財寶，　　令懺悔修福，

使其得免離，　　將來大苦難。

我當與錢財，　　使彼供養佛，

若彼不向佛，　　罪過終不滅。

如人因地跌，　　還扶而得起，

因佛獲過罪，　　亦因佛而滅。」

時王即便大賜錢財，教令佛邊作諸功德。爾時偷者即作是念：「今者大王！若非佛法中調順之人，計我愆罪應被斬害。此王能容，實是大人赦我重罪。釋迦如來甚為奇特，乃能調化邪見國王作如斯事。」說是語已，還到塔所匍匐向寺，合掌歸命，而作是言：「大悲世尊世間真濟，雖入涅槃猶能以命賑賜於我，世間咸皆號為真濟，名稱普聞遍諸世界，及於今者濟我生命，是故真濟名不虛設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世間稱真濟，　　此名實不虛，

我今蒙救拔，　　知實真濟義。

世間皆熾然，　　多諸欝蒸惱，

慈悲清涼月，　　照除熱惱苦。

如來在世時，　　於曠野鬼所，

拔濟首長者，　　是事未為難。

於今涅槃後，　　遺法濟危厄，

令我脫苦惱，　　是乃為甚難。

云何世工匠，　　奇巧合聖心，

圖像舉右手，　　示作安慰相，

怖者覩之已，　　尚能除恐懼，

況佛在世時，　　所濟甚弘多，

今遭大苦厄，　　形像免濟我。」

（五）

復次，夫少欲者，雖有財物心不愛著，猶得稱之名為少欲。

我昔曾聞，有優婆塞，彼優婆塞時有親友信婆羅門法。時彼親友善信婆羅門，弊衣苦行五熱炙身、恒食惡食臥糞穢中，即喚優婆塞言：「汝可就此觀婆羅門，汝頗曾見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如此人不？」優婆塞言：「如此高行可誑於汝。」即共親友問婆羅門：「汝今苦行為何所求？」婆羅門曰：「我今苦行欲求為王。」時優婆塞語親友言：「此人今者，方求大地庫藏珍寶，宰割自恣貪嗜美味，宮人侍御好樂女色，種種音樂而以自娛。雖作大臣長者有諸財寶不適其意，乃欲希求一切大地人民珍寶，何以稱之為少欲耶？汝但見其身行苦行，便謂少欲，不知此人所求無厭，謂為少欲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所謂少欲者，　　非必惡衣食，

無諸資生具，　　以之為少欲。

此人於今者，　　心如大河海，

貪求無厭足，　　云何名少欲？

今修此苦行，　　貪渴五欲故，

此人實虛偽，　　詐現少欲相，

為貪故自苦，　　實非少欲者。」

說是偈已，優婆塞復作是言：「今者此人具諸貪欲瞋恚愚癡，仙聖所行無有少分。是故當知，夫少欲者不在錢財多諸寶物。何以知之？如頻婆娑羅王富有國土象馬七珍，猶名少欲。所以者何？雖有財寶心不貪著樂於聖道，以是之故，雖復富有七珍盈溢，心無希求名為少欲。雖無財寶希求無厭，不得名為少欲知足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若以無衣食，　　倮形尼乾等，

造作諸勤苦，　　以為苦行者；

餓鬼及畜生，　　貧窮諸衰惱，

斯等處艱難，　　亦應名苦行。

彼人亦如是，　　徒為自疲勞，

形雖作苦行，　　而心懷貪著，

希求無厭足，　　不名為少欲。

雖復具眾物，　　心無所染著，

修行樂聖道，　　是乃名少欲。

譬如諸農夫，　　以穀種田中，

貪收多果實，　　不名為少欲。

身如惡癰瘡，　　將適須眾具，

意求於道故，　　是名少欲者。

為治惡癰瘡，　　少受資生具，

心不貪後有，　　是真名少欲。

心意不諂曲，　　亦不求名利，

雖有資生具，　　名聞具實德，

能有如斯事，　　是乃真少欲。」

（六）

復次，雖復持戒，為人天樂，是名破戒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沙門與婆羅門於空林中夏坐安居，于時沙門數數往返婆羅門所，與其共事不存親踈正處其中。所以者何？若與親昵恐其生憍慢，若與其踈謂為憎惡。即說偈言：

「以杖置日中，　　竪臥俱無影，

執杖倚亞者，　　其影則脩長。

彼人亦如是，　　親踈宜得中，

令漸通泰已，　　然後為說法。

「此婆羅門無有智慧，不別賢愚供事極苦，是以我今不宜親昵亦不應踈。何以故？事愚人苦，不解供事亦名為苦。」種種方便共相習近，漸相體信得與言語。爾時比丘問婆羅門：「汝今何故舉手向日，臥灰土上裸形噉草，晝夜不臥翹足而立，行此苦行為何所求？」婆羅門答曰：「我求國王。」此婆羅門於後少時身遇病患，往問醫師療疾之方。醫師報言：「宜須食肉。」於是婆羅門語比丘言：「汝可為我至檀越家，乞索少肉以療我疾。」于時比丘作是思惟：「我今化彼正是其時。」作是念已，化為一羊繫著其邊，婆羅門問比丘言：「汝為索肉，今在何處？」比丘答言：「羊即是肉。」婆羅門大生瞋恚而作是言：「我寧殺羊而食肉耶？」於是比丘說偈答言：

「汝今憐一羊，　　猶尚不欲殺，

後若為國王，　　牛羊與猪豕，

鷄犬及野獸，　　殺害無有量，

汝在御座上，　　厨宰供汝食。

汝若瞋恚時，　　當言斬彼頭，

或言截手足，　　又時教挑目。

汝今憐一羊，　　方欲多殺害，

若實有悲心，　　宜捨求王意。

如人臨刑戮，　　畏苦多飲酒，

華林極敷榮，　　猛火將欲焚。

又如著金鎖，　　雖好能繫縛，

王位亦如是，　　恒有恐懼心。

威力諸侍從，　　莊嚴以珍寶，

不見後過患，　　凡夫貪願求。

既得造諸惡，　　墜墮三惡道，

如蛾貪火色，　　投中自燋滅。

雖有五欲樂，　　名稱普聞知，

恒多懷恐懼，　　憂苦患極深。

猶如捉毒蛇，　　逆風持炬火，

不捨危害至，　　亦如臨死苦。

王者遊出時，　　頂上戴天冠，

眾寶自瓔珞，　　上妙莊嚴服，

名馬眾寶車，　　乘之出遊巡，

道從數百千，　　威勢極熾盛。

若有寇敵時，　　寶鎧自嚴身，

勝則多殺害，　　負則失身命。

妙香以塗身，　　上服以香熏，

所食諸餚饍，　　百味恣其口。

所須皆隨意，　　無有違逆者，

行來若坐臥，　　舉動悉疑畏。

親友亦不信，　　雖復為親友，

恒有危懼心，　　云何名為樂？

如魚吞鉤餌，　　如蜜塗利刀，

亦如網羅掇，　　魚獸貪其味。

不見後苦患，　　貴富亦如是，

終受地獄苦，　　地獄垣牆壁，

屋地皆熾然，　　罪人在其中，

火出自燒身，　　受苦無有量。

汝當自思惟，　　所為樂既少，

眾苦患甚多，　　是故應念苦。

莫求貴自在，　　捨汝願求心，

唯有求解脫，　　眾苦悉消除。」

婆羅門聞是偈已默然不答，合掌向比丘白言：「尊者！善有辯才開悟我心，設使得彼三十二天王者亦不甘樂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善意巧方便，　　明智能觀察，

為我除邪願，　　示導正真路。

善友當如是，　　世間所稱讚，

常應近是友，　　無有諍惱患。

善導我心意，　　迴邪入正道，

示我善惡相，　　令得於解脫。」

（七）

復次，依邪道者得眾苦患，修正道者增長信心及以名稱，有智之人應觀邪正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人於行路側作小苦行，若有人時臥棘刺上，若無人時別居餘處。有人見

已而語之言：「汝今亦可徐臥刺上，何必縱體傷毀甚多？」此人聞已深生瞋忿，放身縱體投棘刺上，轉劇於前。時有一優婆塞在其傍立，是苦行者見已自擺，轉復增劇。優婆塞即語之言：「汝於前者但以小刺，今復乃用瞋恚之棘而以自刺。先所刺者傷毀甚淺，貪瞋之刺乃為深利。臥棘刺者苦止一世，貪瞋刺苦及無量身，以刺刺身此瘡易滅，貪瞋刺瘡歷劫不差，是故宜速除深毒刺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汝今應勤拔，　心中深毒刺，

宜以利智刀，　割斷貪瞋棘。

貪瞋深著人，　世世不可祛，

愚小諸邪見，　不識正真道。

苦身臥棘刺，　以苦欲離苦，

人見臥棘刺，　無不遠逃避。

唯汝於斯苦，　抱持不放捨，

我見如此事，　乃知有邪正。

是故重自歸，　十力之世尊，

大悲拔眾苦，　開示正道者，

涉彼邪徑眾，　導以八正道。

外道邪見等，　為苦所欺誑，

極為信著苦，　流轉無窮已。

諸有智慧者，　見此倍增信，

外道甚愚惑，　　苦盡得解脫。

出世大仙說，　　眾具悉備足，

得修八正道，　　修道故解脫。

以是故當知，　　安樂獲解脫，

非如汝外道，　　受苦得涅槃。

依心故造作，　　善惡等諸業，

汝當伏心意，　　何故橫苦身？

身為眾結使，　　妄修種種苦，

是苦修道者，　　地獄應是道。

然此地獄中，　　斬截及糞屎，

熾然燒炙等，　　具受眾苦毒。

彼雖受諸苦，　　不得名苦行，

智慧祛三業，　　垢穢皆消除。

釋迦文佛教，　　教諸一切人，

應求天甘露，　　又宣說止觀，

亦莊餙智慧，　　是名真苦行。

何用徒勞身？　造作無益苦，

此苦甚長遠，　深廣無崖限。

譬如有惡子，　不得其孝養，

但作諸罪累，　由彼受眾苦。」

是時彼外道，　而作如是言：

「諸仙修苦行，　亦復得生天。」

優婆塞說偈，　而答於彼言：

「諸仙生天上，　非因臥棘刺，

由施戒實語，　而得生天上，

汝雖作苦行，　都無有利益。

猶如春農夫，　不下於種子，

至秋無果實，　而可得收穫。

汝等亦如是，　不種善根子，

但修諸苦行，　畢竟無所獲。

夫欲修道者，　當資於此身，

以美味飲食，　充足於軀命。

氣力既充溢，　能修戒定慧，

斷食甚飢渴，　　身心俱擾惱。

不令心專定，　　云何獲聖果？

雖復食餚饍，　　不貪著美味，

但為戒實語，　　施忍及禪定，

斯等為種子，　　能獲善果報。

身雖受飢渴，　　而心望美味，

因時尚不甘，　　況當獲美果？

若有殘害心，　　使他生畏怖；

若除殘害心，　　能施無畏者，

是則名行法。　　若復生殘害，

稱之為非法。　　美味充足者，

終無害他意，　　以無害心故，

無有損於彼，　　設起大慈心，

然得大善果。　　汝雖行自餓，

飢渴而睡眠，　　亦復無益事。」

外道作是言：　　「如汝起慈心，

不必能利益，　　而得大果報。

自餓而睡眠，　　其事亦如是，

雖無益於彼，　　亦得善果報。」

優婆塞答言：　　「慈心除瞋害，

以除瞋害故，　　能獲善果報。

汝法作苦行，　　增長於瞋故，

便起身口惡，　　云何得善果？

慈心則不爾，　　若起慈心時，

能除滅瞋害；　　以無瞋害故，

則起身口善。　　無益而苦行，

云何同慈善？　　譬如師子吼，

諸獸無在前；　　如來無礙辯，

其事亦如是，　　一切諸外道，

無敢抗對者。　　說法摧外道，

默然無訓答。」

（八）

復次，夫身口業不能自在，要由於意。

我昔曾聞，有比丘尼至賒伽羅國，於彼國中，有婆羅門，五熱炙身額上流水，胸腋懷中悉皆流汗，咽喉乾燥脣舌燋然無有涎唾。四面置火，猶如融金，亦如黃髮，紅赤熾然，夏日盛熱以炙其上，展轉反側無可避處，身體燋爛如餅在鏊。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熱炙身，時人因名號縷褐炙。時比丘尼見是事已，而語之言：「汝可炙者而不炙之，不可炙者而便炙之。」爾時縷褐聞是語已，極生瞋恚而作是言：「惡剃髮者！何者可炙？」比丘尼言：「汝若欲知可炙處者，汝但炙汝瞋忿之心，若能炙心是名真炙。如牛駕車，車若不行乃須策牛不須打車，身猶如車，心如彼牛，以是義故汝應炙心，云何暴身？又復身者如林如牆，雖復燒炙將何所補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心如城主，　城主瞋恚，　乃欲求城，

無所增益。　譬如師子，　有人或以，

弓箭瓦石，　而打射之。　而彼師子，

逐逐彼人。　譬如癡犬，　有人打擲，

便逐瓦石，　不知尋本。　言師子者，

喻智慧人，　能求其本，　而滅煩惱。

言癡犬者，　即是外道，　五熱炙身，

不識心本。」　婆羅門言：　「何名炙心？」

比丘尼言：　「四諦之智，　如四火聚，

修道如日。　夫智慧者，　以四諦火，

修道淨日，　以此五法，　而炙其心。

而此身者，　不得自在，　何故苦身？

若欲苦者，　當苦於彼，　能苦身本。

行來坐臥，　非身所為，　但為心使；

若非身作，　過在於心，　何故苦身？

心若離身，　身如木石。　是以智者，

宜責其心，　不應苦身。　又汝以此，

五熱炙身，　以為苦行，　而得道者；

地獄眾生，　受苦無量，　種種楚毒，

亦應得道。」　婆羅門曰：　「為此苦行，

發心造作，　得名修道；　地獄眾生，

逼迫受苦，　是故不應，　說言修道。」

比丘尼曰：　「若自發心，　而得福者，

小兒把火，　亦應得福，　然實不得。

以是推之，　汝之所作，　五熱炙身，

亦無有福。」　婆羅門曰：　「嬰孩小兒，

無有智慧，　是以無福。　我有智慧，

造作如此，　五熱炙身，　是故有福。」

比丘尼言：「若以有智，修於苦行，

便有福者；採真珠人，刺身出血，

珠乃可得，亦應有福。」婆羅門曰：

「以貪心故，雖復出血，不名為福。」

比丘尼言：「汝為苦行，貪天上樂，

亦應無福。若以貪求，無果報者，

遊獵之人，不應得報。若使魚獵，

不得報者，汝今為此，苦行之事，

亦不應得，天上樂報。汝今何故，

身心迴轉，欲以苦行，得於天樂？

我佛法中，無有如斯，五熱炙身，

受苦行法，得彼天樂。欲得天樂，

修實語等，諸善功德，雖復貪怖，

得生天樂。譬如服藥，或貪或怖，

既服之已，藥力必行。若住實語，

諸功德者，或貪或怖，必得天樂。」

時婆羅門，辭窮理屈，不能加報，

默然而住。　時左右人，　於佛法中，

生清淨信，　深樂正法。　各相謂言：

「善哉佛法，　有大智力，　甚深難測。

外道之智，　極為淺薄。　譬如爆火，

若觸人身，　人無不畏。　佛法爆火，

亦復如是，　觸婆羅門，　能令其怖。

我等今者，　得聞佛法，　善勝之論，

咸應歸向，　佛涅槃處，　恭敬禮拜，

南無世尊，　音聲善柔，　敷演說法。

女人智淺，　飲佛甘露，　能大眾中，

說法無畏。　誰於佛語，　而不恭敬？

斯比丘尼，　智慧微淺，　能用滅結，

牟尼尊語。　猶故能令，　此婆羅門，

不能加報，　默然而住。」

（九）

復次，欲如肉摶眾鳥競逐，有智之人深知財患而不貪著。

我昔曾聞，修婆多國時有比丘，於壞垣壁見有伏藏，有大銅瓮滿中金錢，將一貧優婆塞而示之處，即語之言：「可取是寶以為資生。」時優婆塞問比丘言：「何時見此？」比丘答言：「今日始見。」優婆塞言：「我見是寶非適今日，久來見之，然我不用。爾今善聽！我當說寶所有過患。若取是寶為王所聞，或至於死，或被謫罰，或復繫閉，如斯等苦不可稱數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見是寶來，　歷年甚久遠，

此寶毒螫害，　劇彼黑毒蛇。

是故於此寶，　都無有貪心，

觀之如毒蛇，　不生財寶想。

繫閉被謫罰，　或時至死亡，

一切諸災害，　皆由是寶生。

能招種種苦，　為害甚可怖，

故我於寶所，　不生貪近想。

群生迷著寶，　謂之為珍玩，

寶是危害物，　妄生安善想，

有如斯過患，　何用是寶為？

如是膿污身，　趣自支軀命，

會當捨敗滅，　何用珍寶為？

譬如火投薪，　無有厭足時，

人心亦如是，　　希求無厭足。

汝若憐愍我，　　教我少欲法，

云何以財寶，　　而以見示語？

夫少欲知足，　　能生大利樂；

若其多欲者，　　諸根恒散亂，

貪求無厭足，　　希望增苦惱。

然此多欲人，　　常生於欲想，

貪利無有極，　　如摩竭魚口。

而彼少欲人，　　無貪求苦故，

心恒懷悅豫，　　歡慶同節會。」

時優婆塞讚歎少欲知足之法，彼比丘生希有想而讚之言：「善哉善哉！真是丈夫。雖無法服心已出家，能順佛語知少欲法，而此少欲諸佛所讚。」比丘言：「汝之所說總而言之，深見譏呵令我愧踖。汝今處家，妻子眷屬僮僕使人，正應貪求以用自營，能隨佛語讚歎少欲。假使有人以鐵為舌，無有能呵少欲知足。我今雖復剃除鬚髮身服法衣相同沙門，然實不知沙門之法，而方教汝多欲之事，不能稱述法王所讚少欲之法，是諸善源，如佛修多羅中亦說少欲為沙門本。如來昔日乞食訖，若有餘食，或時施與諸比丘等，或復置於水中用與諸蟲。爾時有二比丘乞食不足，而有飢色從外來入，佛既見已而語之言：『今有餘食，汝能食不？』一比丘言：『如來世尊說於少欲有大功德，我今云何貪於此食而噉之耶？』一比丘言：『如來世尊所有餘食難可值遇，梵釋天王等皆悉頂戴而恭敬之。我今若食，當益色力安樂辯才。如是之食甚難值遇，云何不食？』於時世尊讚不食者：『善哉比丘！能修佛教行少欲法。』此一比丘雖順佛語，食佛餘食，佛不讚歎。是故當知，少欲之法，佛所印可教戒之本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欲得法利者，　　應當解少欲，

如此少欲法，　　聖莊嚴瓔珞。

今世除重擔，　　無憂而快樂，

乃是大涅槃，　　宅室之初門。

關制魔軍眾，　　要防之隘路，

度於魔境界，　　無上之印封。

持戒如巨海，　　少欲如海潮，

能為眾功德，　　密緻之覆蓋，

貪求疲勞者，　　憩駕止息處。

親近少欲者，　　如似[(殼-一)/牛]牛乳，

酪酥醍醐等，　　因之而得出，

少欲亦如是，　　出生諸功德。

能展手施者，　　此手名嚴勝，

受者能縮手，　　嚴勝復過彼。

若人言施與，　　是語價難量，

受者言我足，　　難量復過彼。

若欲得法者，　　應親近少欲，

十力說少欲，　　即是聖種法。

少欲無財物，　　增長戒聞慧，

如此少欲法，　　出家之法食。

雖有渴愛等，　　終不能擾惱，

且置後世樂，　　現在獲安隱。」

（一〇）

復次，夫知足者雖貧名富，不知足者雖富是貧，若聖智滿乃名大富。

我昔曾聞，有優婆塞，有人譏呵云最貧窮，而優婆塞樂佛所讚知足之法即順法相，而說偈言：

「無病第一利，　　知足第一富，

善友第一親，　　涅槃第一樂。」

時優婆塞說偈已語彼人言：「如佛所說知足則富，汝今何故稱我貧窮？」復說偈言：

「雖有諸珍寶，　　豐饒資生具，

不信三寶者，　　說彼最貧窮。

雖無諸珍寶，　　及以資生具，

能信三寶者，　　是名第一富。

我今敬三寶，　　以信為珍玩，

汝以何因緣，　　說我為貧窮？

帝釋毘沙門，　　雖富眾珍寶，

如其布施時，　　不能一切捨。

我心愛知足，　　於諸財寶物，

無有貪著意，　　一切悉能捨。

富貴者庫藏，　　多有眾珍寶，

水火及盜賊，　　悉皆能侵奪。

彼若喪失時，　　則生大苦惱，

良醫及妙藥，　　不能治彼苦。

我以信為寶，　　無能侵奪者，

心意坦然樂，　　無諸憂患苦。」

說是偈已復作是言：「是故當知，雖有庫藏象馬七寶資生之具，不知足者猶名為貧，是以佛說知足最富。」眾人聞是語已皆歎善哉，真是正說，有大智慧，名大丈夫。各相語言：「自今已後雖無財寶但有信心，我等見之稱為富者。苦集錢財皆為樂故，為欲供給室家眷屬令無乏故，如斯之樂正為現身。信心之寶為於累世，於人天中財寶自恣，是故知信為第一財寶。如此信財於生死中，極受快樂無諸苦惱。金銀珍寶能生災患，晝夜憂懼畏他劫掠，然有八危，以貪著故累世受苦。以有信故，能得戒財施財定財慧財，若無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財？是以信財為最第一。我有是財，故於人前自言大富，我於往昔深積善業，是以今者因信心知足。」而說偈言：

「因有信心故，　則不造諸惡，

一切諸功德，　以信為使命。

信亦如河箭，　駛流甚迅速，

能令於心意，　速疾至善法。

誰有多財寶，　能勝信巨富？

雖有財富者，　失財則貧窮，

若其命終時，　捨之而獨逝。

無隨至後世，　信財不喪失，

恒常自隨逐，　累劫受快樂。

世人積財寶，　能生彼貪欲，

信財則不爾，　見則生歡喜。

於諸財寶中，　信財最為上，

顯示此義者，　牟尼之所說。

是故我非貧，　信財最為勝，

餘者不名財，　唯信是實財。

以信布施者，　財物得增長，

不信施彼者，　果報轉尠少。」

大莊嚴論經卷第二